

## 端问答：你会担心台海战争爆发么？

“想像一下，要是小粉红进了中共干部系统、并开始寻求自己的声量...”



2021年10月10日台北，双十节国庆大会，军车在街道行驶。摄：陈焯焯/端传媒

端传媒读者 | 2021-12-25

端问答 台海 政治审查 两岸关系

本期的“[端问答](#)”栏目，我们收集了有关台湾朋友如何看待台海战争、遇到现实中与自己政治观点不一样的

人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这一期我们也挑选了新的提问：[大家对2022年有什么期待？](#)

[想问香港和台湾的朋友，如果两地通关或两岸旅行互通之后，还会想去大陆旅游吗？](#)

[（镜像问题）中国民间自媒体近期一直在流传军事备战和所谓“收复”台湾相关的文章。想问下大陆读者不知如何看待这些传言。扪心自问一句，面对所谓“收复”台湾或者和台湾开战，自己的真实感受会是什么？](#)

[想询问端的读者，疫情到现在已有近两年，对你的工作的影响为何？](#)

[Metoo运动到今天已经有好几年，中国大陆也接二连三爆出关注度较高的事件，舆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使用的语言和思路和前些年已经有所不同，想知道在香港与台湾社会，近几年大家的性别观念是否有受到Metoo运动的影响，有无发生变化？](#)

也非常希望大家继续[提出自己感兴趣和想了解的问题](#)，并在[回复表单](#)挑选问题作出回应。

目前收到的回复数量较此栏目刚启动时有所减少，希望大家能更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更踊跃地提出自己的好奇，让这个问答栏目更好地持续下去。以下内容为本期的问答汇总。

注：因为希望能保留读者回复的原貌，我们尝试对内容不做统一的简繁转换，故无论选择简体版还是繁体版浏览本期文章，都会显示读者投稿及留言时的文字版本。





2019年10月1日北京，中國海軍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閱兵儀式中。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 想问问各位是怎么处理现实生活中和他人交往时政治观点不一的情况呢？

**包包大人：**这个视情况而定吧。如果对方是一个愿意讲道理，理性，能够接受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我还是会直言不讳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进行一下交流沟通。

另外还要看对方接受信息的途径，如果对方只是接受的信息有限（比如内地多数网民，很难上的外网新闻的），我会比较委婉地告诉他一些事情的真相（太直接估计会刺激到他，怕是接受不了），看看他的反应后再做决定。

如果对方是那种天天刷抖音，关注明星的那种，估计对政治没太大兴趣，我就尽可能与他不去讨论政治话题。

如果是那种铁杆的粉红，成天叫嚣武统台湾，杀光日本人的，毫无共情心的，认为国内那些“公知”，甚至普通维权者都是被外国势力利用了，崇尚社达的，这样的人我能离他多远就离他多远，安全起见，我怕哪天不经意说出了自己想法，把我检举了。

**forrest：**可能跟我性格有關，是比較柔和、善於傾聽、避免衝突的類型（INFP），所以一般我都是默默聽他們講著和自己不一樣的政治觀點。大概想的是：啊我的確需要多去了解他們在想什麼，畢竟自己總是待在同溫層的舒適圈裡。而且他們有時候的講話，也會刺激我思考一些我從來沒想過的問題。

沒有發言，默不作聲的反應。除了性格之外，還有一點是因為，我自知我的政治觀點在大環境下說出來是少數和刺耳的。小粉紅和那種所謂的一統和愛國，彷彿像是招搖的螃蟹，可以大搖大擺地在言論的中心廣場馳騁，我自知理虧、但也覺得自己懦弱。不過也會在某些直覺感到合適的場合，努力平靜地說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說是引導對方察覺出某些他一貫所認為的觀點的破綻（自認為引導著）。

清代Sad Boy：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一些变化，大致可以以反送中事件前后划分

十年前读中学的时候，我以“具有质疑政府能力”的人自居，经常试图让身边的人思考民主、自由之类的字眼，尽管那时候我对此的认识绝对是浅显的。但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身边人和你谈及政治的时候，多数只是在附和你的观点，他自己没有想过共产党统治中国与他有什么关系。

那时候社会风气还算自由，有同学曾在学农基地的反邪教课上，拿起法轮功的一本小册子和老师对质，全班同学看着他，没有人发表意见。当那个同学对质结束之前，我也想举手发表意见，这时候班主任才出来平息争端，让大家不要再讨论下去了。而我课后发了一条微博表示尽管我不支持法轮功，但对那位同学敢于质疑的支持，也引来一两位同学私下对我表示赞同。

但那是十年之前了，容许质疑反邪教老师的班主任，赞成我的同学，恐怕不会再有。

几年后我进入了大学，在政治课堂上，又有一位同学质疑老师——这次有所不同的是，那位同学质疑政治老师的说法过于实际，他认为老师应鼓励同学身体力行地进入共产党内部解决贪腐问题，而不是冷眼旁观。

无论是支持法轮功的同学，还是这位希望进入体制内净化体制的同学，我觉得他们都是敢于进行政治表达的人，我也曾设想若他俩有机会同台辩论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自己与家人的政治观点也有冲突，年轻时我曾在饭桌上指着父亲说他说法有误。后来我知道只传递政治观点是不对的，应该先有事实，才有立场。于是我又经常和家人分享我看到的新闻。

但很不幸的是，从2018年左右开始，这种做法也渐渐失效。家人会认为尽管现在社会有诸多不公，但习近平是一个有雄心的领导人，他带领中国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因此我们可以无视社会上的不公。我在2018年习近平成功修宪那天，看到包括其他亲戚在内的家人，对这个新闻都了无反应，甚至略显兴奋，我知道我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改变上一代人了。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同事天天都会看到关于香港的新闻，运动进入七月后内地宣传机器的抹黑报道渐渐增多，我便开始尝试给他们讲一些事实。我不把自己看作黄丝，只是摆开讲道理而已。可是很快，我发现他们渐渐也倾向相信香港人“走火入魔”，深圳河对岸都是一帮张牙舞爪的疯子。

于是，我知道我连同一代人也改变不了。

之后更有新冠肺炎的一系列“反转”，这时我已彻底放弃改变身边人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未出柜的同性恋者，不敢随意表达自己的态度，否则马上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噬，甚至会遭到举报。在微信群这些危险的地方，当有人讨论起某些敏感的话题时，我非必要发言，我便附和他们的想法，做一个“如法之士”。我知

的地方，当有人讨论反美、反台湾的话题时，若我非妄友声，我便附和他们，做一个“加速主义者”。我知道我的态度是徒劳的，但他们的想法也断然不是真实的，又何必非要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呢。

在线下，我会通过聊天试探对方的政治观点，若看出对方对所谓的敌人有一点同情心，我才与他展开讨论政治话题。我从不大陆互联网发表政治观点，只与熟悉的好友讨论政治。

总的说来，这十年经历的是一个从有可能影响到彻底撕裂的过程。我从影响身边人到不得不退缩到同温层里，这实在无法责怪个人的不作为，我相信香港国安法统治下的香港朋友，遭遇和我没什么两样。这就是政权想要的效果，他将不聚拢在身边的人撕碎成一个个孤岛。

然而我也想对抗争中的香港人说，若无法影响身边人也不要紧，人的记忆有其价值，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都记住。记住反送中的开端和发展，记住新冠病毒是如何起源和传播到地球上，记住残酷的政权是如何走向疯狂……然后消亡的。只要能活过乱世，我们就有希望在阳光下敞开心扉。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2021年10月5日台北，國慶慶祝活動前，懸掛著巨大台灣國旗的軍用直升機進行彩排。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中国民间自媒体近期一直在流传军事备战和所谓“收复”台湾相关的文**

章，家里有人在微信看到之后还问我是否会真的开战。想问台湾读者不知如何看待这些传言，你们会感到担心么？会像很多大陆人一样也觉得之后“必有一战”么？

TW：就民調來說，很多人似乎不太信那些「五筒」發言，我身邊也很多人也不擔心。我想那是因為他們把中共的軍事行動，當作是給國民交代的裝腔作勢？畢竟沒有理性的人，敢冒著惹毛美國、弄成世界大戰、最後還可能失去所有財產、甚至自己生命的代價——看看 Hermann Göring 想自殺還要偷雞摸狗的一而發動一場從社經影響到軍事行動，風險都很高的戰爭吧？

一些支持台獨的人，甚至認為那些自媒體的文章，是中共的心戰手段，目的是打擊台灣人捍衛國土的決心與士氣。

但我頗擔心的。因為要打仗，只要雙方夠敵對，那藉口實在不用太理性。

而中國有幾點，讓我認為之後「必有一戰」：

首先就是這些「民間自媒體」本身：有人說，中共嚴重扭曲中國的網路輿論，所以發言不要太當真，包括那些民間自媒體。但我不相信中共能完全無視自己扭曲的網路輿論、或否認自己煽動的民族情緒；當中國的官民緊張、輿論對中共越來越不滿時，我也不相信中共不會打台灣的主意。

再來，習近平慢慢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成以他為中心的獨裁政體：這雖然讓領袖權力變得很大，但也能讓領袖的責任與風險也變得很大。而習近平初期，把黨內到對外關係，都弄到腥風血雨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對他，但我相信，如果山雨欲來風滿樓，習近平，或後面權力欲強的領袖或高幹，一定要幹出瘋狂的事。

最後，在我眼中，認知戰最恐怖的風險，就是自己人也受到認知戰影響，而改變自己的認知：想像一下，要是小粉紅進了中共幹部系統、並開始尋求自己的聲量——就像1930年代的日本，那些一頭熱的少壯派軍官到處惹事，最終掌權的經過。

寫到這裡，不禁好奇1930年代的人，是懷著什麼樣的心，面對那越來越動盪的時代。

張海峰：我認為至少在二十大以前，不會。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之後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穩定權位，但他至今依然沒有大權在握，反對他的派系依然給了他很多掣肘。剛上任的時候，是藉由打擊貪腐來掃除政敵。如今令計劃、周永康、徐才厚和郭伯雄四人均已進了秦城監獄；和習近平爭權的薄熙來也被送進秦城。但是到今天為止，從掃黑除惡到政法整風，其「餘毒」依然沒有得到肅清。再看近兩年發生的事，曾經一度受到習近平重用的王岐山，現在也開始遭到數盡。這當中有一個信號：1. 2020年，王岐山的秘書

經 反文刊自處下里市的工岐山，境在也閉始追到登鼎。且甫下有二個信訊：1、2020年，工岐山的秘書董宏被查；2、王岐山的白手套之一任志強也再2020年被捕，並在今年3月被重判18年；3、近期出台的有關非國有經濟不得辦媒體，不得進入採編領域，矛頭直指王岐山的《財經》雜誌和與王岐山關係密切的胡舒立旗下的《財新》雜誌及財新網。

根據以上原因，再加上近幾日爆出來的張高麗誘姦彭帥的醜聞，可以確定的是關於二十大的人事調動的鬥爭非常激烈，習近平要再連任的阻力非常大。雖然習近平希望能藉由台海戰爭「統一」台灣來彰顯其統治的合法性，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樣做只能讓中國陷入更加孤立的地位。同時，萬一引發中美、中日戰爭的話，中國將陷入更為孤立的地位，而習近平這樣做無異於孤注一擲，如果失敗，不單單是習近平地位不保，可能中國也會改弦更張，這樣的結果是習近平和中共都承受不起的。

還有一點就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在外交領域可以說是節節敗退，逐漸陷入孤立；而台灣在外交方面取得歷史性突破；這點可以從2020年以來訪問北京的外國元首可以看得出來；2019年，有43個國家的外國元首訪問北京，另有33個國家的政府首腦訪問北京；到了2020年，訪問北京的政府首腦只有2個；國家元首只有4個，其中2019年兩次到訪、2020年兩次到訪的柬埔寨國王還是陪同該國王太后前來北京看病的。到了2021年，到訪北京的元首則只剩下陪王太後來體檢的柬埔寨國王，至於政府首腦，一個都沒有。可以想見，在未來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上，各國呼籲的杯葛北京奧運後很有可能得到落實，從而讓北京更加難堪。反觀台灣，立陶宛，捷克，美國，歐盟，世界上主要國家和政治實體逐一攻破，在外交戰場上，台灣體現出極大的進攻態勢，而北京則已經轉為防守，特別是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主導的戰狼外交，以及中國在香港反送中期間的外交表現，可以說是昏招迭出。在這種情況下，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更為降低。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會認為至少在二十大之前不會有戰爭出現；二十大之後，如果習近平已經完全掌握權勢，反對他的派系一一被打壓，被清算，那麼台海戰爭可能就會來臨。希望那時候的台灣已經做好準備。





2019年11月21日香港理工大學外，警察施放催淚彈驅趕示威者。攝：陳焯輝/端傳媒

## 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语世界的各位是否因当今时事产生过政治方面整体观念以及认知的转变？如果有，社会运行的现实与你的固有印象又有何冲突？

**someone：** 在香港反送中之前，我認為中國還是可以溝通、會為了某些事情妥協的政府。但是在2019年以後，在香港發生的一切，讓我對於中國徹底改觀，對於習近平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抱持任何期待。而在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這個趨勢變得更加明顯，甚至往更糟糕的地方去。這也讓我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甚至中國人民徹底失去信心。

**Kuma：** 讀大學的時候，對政治的關注主要來自「義憤」，也就是「不可以」這樣對待人的相關清晰的想法。隨着年月流逝，自己多了一些「應該」怎樣對待人、「社會應該怎樣組織起來」的想法，也就是從純粹反對到嘗試建設的一個轉換。

我覺得，這種轉換是必要的，不然 1) 很難面對現況護衛者的質問；2) 很容易陷入對時事的條件反射，被掌握公權力者的行為牽着情緒走。

關於1)，擁護現況 status quo 的人，我個人經驗裏面喜歡這樣問：「事情不就應該這樣嗎？」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懂得思考的人，就應該反問：「為什麼呢？現況維護的到底是怎樣的人和價值觀？」

沒有自己的一套願景和論述，也就很難支撐這種反問，而我依然在學習。